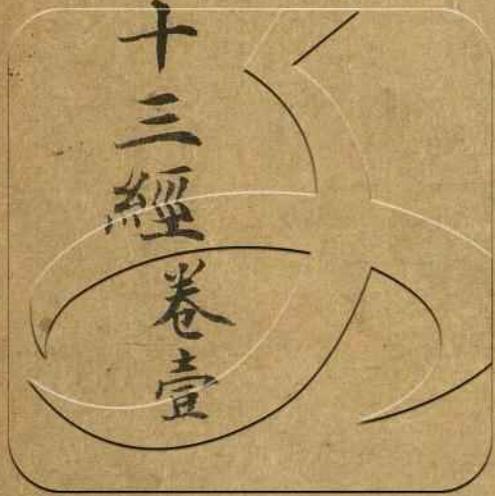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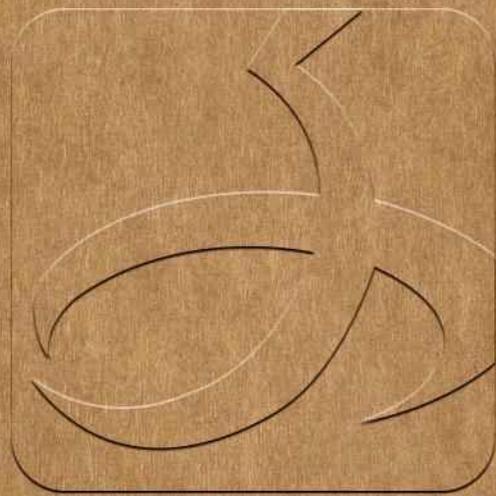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道德經

太上十三經卷壹



塵定備讀



純陽先生註解

太上十三經

道德經

清淨經

日用經

護命經

大通經

明鏡經

金穀經

文終經

陰符經

定觀經

玉極經

洞古經

玉廚經

附循途錄

序

神仙以老子為宗。老子處世。事事不與人爭。特持榮華
 內養生壽。安和定靜。無為自然。曰無為。則凡天下之異
 端邪術。競躁紛紛。詭怪奇行。機詐擾擾。皆非老子之教
 也。曰自然。則所行所作。順情合理。體造化而流行。可知
 也。守中無邊。觀空無相。致虛守靜。深藏若虛。不矜奇。不
 立異。故史書稱古隱君子。道德五千言。援古語以立論。
 治世修身。皆可用也。吾儕平日讀道德經。雖不解其義
 蘊。而存心揀品。竊願學焉。深山窮谷之間。同心三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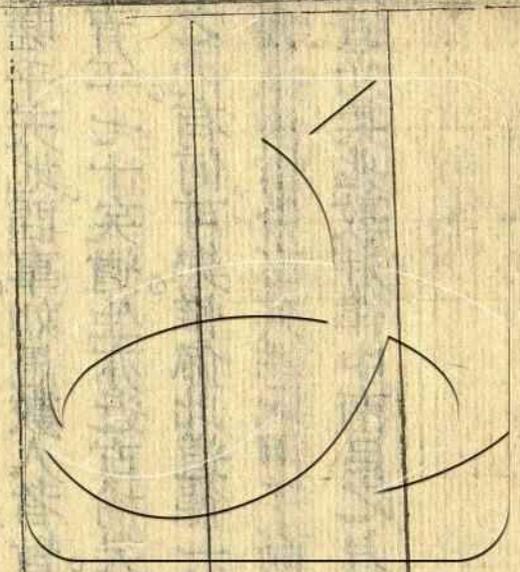
中國書局

為侶出入煙霞攜杖而歌

聖化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以是為藏拙云耳。一日遊道觀。聞見有圓嶠外史數函。講論延年之學。不失老子之道。其中有十三經註解。皆老子書也。道德一註。最為精詳。未附循途九層。更為切近淺顯。曰詢黃冠。曰樹下先生。何人也。曰隱於農者也。乃訪先生於卷山。許為巢由。同調。授以真機。退而刊十三經存於書肆。以著先生婆心。外將道德九層。即送琳官苑宇。是書也。簡編少而真訣全。我數人便於行習。成已成人。其在斯乎。並念受書

為徒之語。各依道派。自立世外閒名。以為大江之行潦。溪澗焉。紫霞受教於回翁。吾等繼派於紫霞。有淵源也。嗟乎。天地間事。如愚數人者。皆不必爭。且不能爭也。道育年七十矣。道生亦近古稀矣。道龢亦非少年矣。山林之內。有何可樂。惟佩此道德一註。九層一篇。長歌崖壑。響遍溪雲。各忘其姓氏甲子而已矣。

道光癸卯敦牂律中南昌之月。蜀山三隱者識



自序

道德一經五千餘言。其稱五千者。舉大數也。願其言自
 函關東來。以傳於文始。而歷代寶之。諸家註之。此經書
 之至貴也。先輩云。老子之書。內可理身。外可理國。其實
 以理國喻理身也。然以理國喻理身。即可以理身喻理
 國。一切喻詞。均詳註內。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天下之理
 皆可喻言乎。今即其理國之言。思之。更不作帝王以下
 語。不尚賢而民不爭。不貴貨而民不盜。非所謂汝惟不
 矜。莫與爭能。苟子不欲。雖賞不竊之政乎。不矜不欲。非

卽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之經義乎又安得以無爲爲非哉東周而可爲也則孔氏之大道必無有出於此者八十一章其合五經四書者在在皆是未可更僕數矣太上生當盛商之會隱居亳邑而道成既而觀風西岐而知周之王也遂無仕進之心乃抱其仁義與禮知不必自用於天下仍歸於道以用之被褐懷玉隱於柱下河濱蓋亦商周之素王也和光同塵往來開闢混混乎嘆天下之莫我知而道愈貴孔子曰天下有道某不與易及

退老尼山不見知而不悔刪定贊修功歸於道以傳後世對及門而嘆莫我知蓋著著與太上相同非虛言也於戲太上之道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退藏於密者清靜自然之修也翼傳曰易无思也无爲也无思卽清靜无爲卽自然也先儒謂老子之學合易經陰陽變化之理故世間老易並稱又言老子之書多引古語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風龜山謂夫子比老彭彭指錢鏗老卽指老子也注號其此經也哉大無不包細無不人南華參悟諸書皆本此以立言而有輔翼於經

功。僕。也。性。愚。少。好。元。修。每。讀。仙。經。輒。照。字。面。行。持。毫。無。寸。效。幸。而。天。闕。其。微。聖。師。賜。教。乃。得。透。觀。經。諦。集。益。羣。言。只。願。恒。河。沙。衆。咸。修。功。德。道。岸。同。登。加。欲。有。用。於。時。請。以。此。經。治。世。之。法。參。以。儒。書。必。能。堯。舜。其。君。堯。舜。其。民。也。即。或。無。用。於。天。下。則。為。好。士。庶。即。是。忠。也。為。好。子。弟。即。是。孝。也。忠。孝。兩。全。天。真。發。慧。以。觀。修。身。之。道。必。能。智。燭。深。微。其。登。峯。造。極。有。如。拾。梯。而。已。

純陽先生序

老。君。道。德。無。為。為。也。正。義。註。箋。不。作。作。也。道。祖。傳。之。道。裔。述。之。大。道。於。此。益。明。別。如。有。粟。菴。子。者。仙。才。也。金。書。入。夢。生。於。樹。下。人。家。世。居。卷。山。代。傳。淳。厚。載。錫。之。璋。固。其。宜。也。效。而。絕。悟。長。慕。元。修。嘗。讀。方。壺。外。史。竊。欲。登。真。入。化。與。陸。子。左。右。吾。側。予。聞。而。訪。之。託。名。吾。山。道。士。携。潛。虛。相。隨。以。觀。其。志。氣。僻。居。在。峩。峩。東。崦。閒。靜。少。言。不。樂。榮。利。常。以。一。琴。適。其。志。而。已。予。與。相。見。後。復。相。俱。者。有。年。時。以。重。玄。語。之。言。下。輒。悟。乃。奮。其。才。力。作。圓。嶠。外。

史蓋陸子之對時也。是亦陸有玄膚論。此卽有道竅談。陸有就正篇。此卽有循途者。皆清真之文也。而其最妙者。道德經一註。尤足爲萬古明燈名之曰東來正義。與陸子南華副墨相埒。若二子者。乃可謂善談老莊者也。夫註此經者。有五惡有三美。五惡者。偏於言治世一也。偏於言治身二也。或知道包身世。而語無卽合終入旁岐三也。不識至道功修。先要民安國富。乃克無爲。若下筆卽談清靜。必致流於空寂。四也。不識至道德力。總要歸根復命。乃算有爲。若下筆卽談聖神。必致同於贊。偈五也。三美者。何道合內外。註分正副。越顯經義。合宏此一美也。門筭接脈。找補照應。務使經義貫通。此二美也。胸有真參。口無禪障。能令經義宣昭。此三美也。吾嘗慨道德之旨。不明於天下。欲飛筆而註解之。至於今。猶歉然也。茲見稟菴所述。有三美而無五惡。使其早出千年。則諸家可以不註。道人亦不必再饒舌也。爰樂舉而評點之。藏之名山。傳之志士。所以評點者。亦以借此註之真義。補吾之未註。而示於評點間也。

太上十三經目錄

一卷

道德經註釋上

二卷

道德經註釋下

老子真傳

三卷

陰符經註解

清靜經

玉樞經約解

護命經

日用經

大通經

四卷

洞古經

定觀經

五厨經

明鏡經

金穀經

文終經

循途錄

辨惑論

附

黃庭內外景經註釋上下卷

題東來正義詩

四翁首序定評論自序尤開入德門又見關
真看李下毓立孫欲教後世人同度能使先天道益尊
多少註家無此本寶商長護鎮崑崙

玉樞右相太清洞立校理修行功過兼選仙事遼東立
立道人侍友張全一拜題於青阜

跋東來正義詞

一註能將道奧開重看紫氣自東來彈琴度笛真名士
說法談經大辯才我住方壺翫滄海君登圓嶠壓蓬萊



今朝共坐江亭上，口誦南華自笑呆。

三清總校真函兼洞天秘藏事，文明普度先生東派神。

師同仙史館愚弟陟西星拜題

題詞

身在雲山道在躬，淵然神炁最沉雄。著書青島巖馳外，止火丹田靜守中。八鏡稱為大院長，我偏戲喚長城公。藩籬道德憑箋註，契悟諸經語總同。

天仙白瓊官拜書

太上十三經道德經註釋卷一

呂純陽先生評點

東來正義

圓嶠山紫霞洞主人龔壘生董沐敬註

奉道弟子朱道生校刊於岳陽樓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也者，內以治身，外以治世，日用常行之道也。道之費隱不可道，道之發見則可道。統發見於費隱之中。

從不可道不可名之中

發出可道可名窮源溯本補腦添精覺下文之無名有名觀妙觀竅同出異名皆是由微之顯元平元平開講已二以

至廣至微故道為非常之道也名在無極不可名名在太極則可名生太極於無極之內能靜能動故名為非常之名也。集補人所共由則曰道可道者可述也。非常之道斯為大道也。欲著其狀則曰名可名者可擬也。非常之名斯無定名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無名即無極也有名即太極也無變為有真無定名也無極渾然之初無兆無形本無聲臭之可擬道所以任天地之始也太極判然之後有生有育即有造化之可徵道所以為萬物之母也萬物者統天地而言之先天地而有此道則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不啻一夫父母也言母而父在其中矣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徼同竅柔樂大典無故字一本無常字妙即無名之物故凝常靜以觀之徼即有名之物故

通常應以觀之無欲有欲常靜常應也以無欲觀無名以有欲觀有名丹家以元關為有無妙竅者蓋六

於此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兩即妙竅也有生於無故同出無轉為有故異名然雖異而仍同也有無妙竅皆一玄也於無欲以觀其妙已得一玄於有欲以觀其竅又得一玄二玄總歸一玄一玄兼賅眾妙眾妙之門統乎此矣

第二章

河上公註本作養生章一作美善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高喻上傾喻反復也聲音相和前後相隨節內形字各本皆作形王弼注本作較已止也廣韻去也夫美與惡最屬相懸知美之為美

斯其惡之必止矣善不善極為相遠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之必去矣吾人先天之真皆美善耳至染於後天之人欲尺有此惡與不善者焉然不可不去其人欲而求其天真也惟先以虛靈為體變動為用以故有生無無生有先難後易長形短形長上下反復同類相求如同聲之相應子馳於一旋復下降於前也此治身之道也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

一作離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

中庸云 知所以 修身則 知所以 治人知 所以治 人則知 治天下 國家大 學去君 子不由 求而成 教於國 以立計 此不詞 之論也 儒與道 何分焉

九一三系言

不去。是承上文治身之事言之。聖人治身之事無為之事也。治身之教不言之教也。處以求其志。行有得於心。萬物羣起而望之以待聖人。平治而聖人不辭也。豈惟不辭。並且有生民之功。聖人不以為有。有為政之功。聖人不以自恃。大功克成。而後行休息。如黃帝之訪道。堯。舜。禹。一之倦。勤。陟。位。後世英雄俊傑。功成勇退。皆弗居也。弗居者弗戀也。夫惟弗戀其功。是以復求其治身之道。守身不去而成至人也。治身可以治世。

成已可以成物者如此。誰謂老子之道悉尚寂滅也哉。

○第三章 河上公注本作安民章彭本作無為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上章末節既言聖人治世功成弗居。反求治身之道。然即以聖人之治世言之。其為治道也不以賢能之

道志經

此是黃
農之治
此之治
身一未
發之氣
象也

太上十三經註卷一
心與民相。尚則民心已淡。而民不爭矣。不以貨財之心。與民相貴。則利心已絕。而民不盜矣。不見可欲。而欲之則忿心已除。民心以如是而不亂。聖人之心亦已如是而不亂也。治世之善。皆緣治身之善也。是以聖人之治身。雖無爲而無不治。焉名利慾皆無。惟守中以虛其心。名利慾皆淨。惟養氣以實其腹。而且志氣和柔。以弱爲用。骨理堅剛。以強爲體。使其身恬然澹然。與世人相安於無事。故其民亦無知無欲。而抱其渾渾噩噩之真。使天下之智者不能爲。亦不能爲也。

也。聖人無爲之治如此。

第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其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聖人無爲之道。總在虛而用之耳。沖虛也。道以虛爲用。其量包天下。國家而不見其盈。淵乎若萬物之統宗。挫世銳而不損。解世紛而不勞。以其虛消銳。紛也和世光而不掩。同世塵而不汚。以其虛忘光塵也。只覺其沖然之體。常凝湛然之性。若有存而實無所。

存問誰子而不知誰子也其名象在天帝之先乎蓋
所謂無始之始太初之初先天之天也

○第五章 河上公注本作虛用章彭本作步中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天地無心於為仁以適萬物之需用而萬物各為其
所需自為其所用不仁實仁之至也若待仁以生育
之將物物要天地施惠而生育乃通此必難周之勢
也惟不與獸生其芻而獸自食芻不與人飼其狗而
人自飼狗則仁量愈廣大焉言芻狗而果菜雞豚之

類可推矣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聖人與天地合德亦使百姓之各為其生育自為其
生有而已所謂無為而成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
不如守中

天地聖人不與萬物百姓造食用而萬物百姓自得
其食用者以虛中之體普涵育之量也天與地分爲
兩間兩間之中則空洞洞猶橐籥之無底籥之相通

或註謂

使天地

不仁而

以萬物

百姓視

為芻狗

何以包

含徧覆

於無已

而語曰

不若此

之宛合

語氣也

以虛中

之體普

涵育之

量然後

知天地

聖人不
必見其
仁實仁
之至也

儒家之
虛靈不
昧即道

謂之會
惡孟至
今存可
也
因用取
名稱丹
家千百
器用一
語道破
焉矣

一氣往來無爲自然是故虛而能涵不窮屈於萬物
其中能容動而默運益推由其全量其中無盡天地
不者也聖人亦不言也若使多言將言有數而數即
可以窮之故不如守中而已
第六章 河上公注本作成象章彭本作谷神章
谷神不死是謂之牝玄牝之門 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
用之不勤

聖人守中以治身以中之能養谷神也谷神者元性
也谷以喻虛神以喻靈性體虛靈則不昧不昧者即

不死也夫谷神也而復謂爲玄牝何也蓋以玄天也
牝地也天地合而玄牝成其間空空洞洞儒家執隱
微此中有不睹不聞之境釋家名那箇此中有無善
無惡之具聖人治身即借空洞之玄牝以養虛靈之
谷神故以谷神之名名之此因用取名之義也一
玄一牝一乾一坤 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參同云
乾坤者易之門中所謂兩孔穴法金氣相啗即此玄
牝之門也陰陽來往於其內坎離交媾於其中男女
媾精之房日月交光之所聖人顛倒之則爲生門凡

人順用之則為死尸地天交泰不外乎此故又稱為
天地根言天地互感之根也天地之根乃反本還元
之地煉氣化神之區綿綿若存即是調養谷神自然
胎息也用之不勤即是外爐增減自然符火也不勤
者不勞也

第七章 河上公注本作輔光章彭本作無私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
私耶故能成其私

致虛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於此益見以眾生之生不已為天地之長生議論正大

天長地久長生之道也然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
以其靜專動闢靜翁動閤大生廣生覆載無私而後
得此長生耳使天地私有其生將物命不暢天地即
傷其和物性不貞天地即殘其中萬物之傷殘即天
地之傷殘也惟不自私其生而以眾生為生眾生之
生不已即天地之長生也故能長生也聖人者法
天地者也是以聖人養身以柔以弱似後其身以求
生漸充漸滿實先其身以得生也守中制外似外其
身以無生先念後存即存其身以有生也然此皆不

私有其道者。乃聖人恬澹而民性亦復澹良。聖人期頤而民命亦復壽考。大道無私。至是而聖人亦若私有其生者。無私反成其私也。至矣。

○第八章 河上公注本作易性章彭本作上善章

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道貴謙卑。下而能上。故曰上善其上也。比德於水焉。水之善能利萬物之生。而使萬物皆足。無有所爭。

圖足

但水性下流。多處衆人之所惡。人雖惡之。死於水無損也。利人而不有其功。以弱為志。水益幾於道矣。人性之善也。當如水性之善焉。秉性謙下。斯舉動皆善。無所爭心。擇居善地。藏心善淵。交與善仁。喜言善信。政稱善治。事稱善能。動合善時。在在處處柔善不爭。夫惟不爭。故無怨尤。加以視水下。猶有人惡人。則有下有上。是吏神於道。靈於水矣。

○第九章 河上公注本作運夷章彭本作持盈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

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持得也。揣探也。人既得其氣而復有求盈之念。此招

虧損之端也。故不如其已也。人使探其寶而遽有英

銳之情。此必退敗之兆也。故不可長保也。然則可已

而不已。即如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乎。當保而不保。即

如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乎。人之道如此。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彌本作功遂身退

且更以天道言之。天不言功名。而以生成也。遂為功

多。物青功成時。行名遂天地於焉。退移藏身。冬令以

以生成
遂為
天之功

音陽生之德人亦曷觀天道哉

第十章 河上公注水作能為
章彭本作立德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

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

而不宰是謂立德。

載即車載之載。營即營衛之營。衛屬陽而營屬陰。營

魄即陰魄也。或曰營魄也以營為魄。未免錯解。不知

言陰魄而陽魂即在其內。八月十五日魂盡注於月

諸家解
不到此

太上十三經註卷一
明月乃滿而爲純乾聖人當此即連河車以載之乾
金遂爲我有經斯謂得一而萬事畢者矣既得其一
則必不失其一聖人截魄而返抱一而居則地魄擒
朱汞矣故能無離也乎十月濕養內火天然暖氣常
存嬰胎自長聖人專氣致柔即內火也故能如涵育
嬰兒乎立覽者內觀也條除立覽清淨內觀也清淨
內觀心無疵累所謂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
無無亦無無亦無湛然常寂也愛民者安民治國
者富國民安國富乃能行無爲之政乎治身以精定

爲民安鉛足爲國富煉已則精定還丹則鉛足煉已
還丹始可行抱一無爲之道亦如是也治身以守雌
不雄爲功夫調神養胎不能不守雌也至於天門冲
破陽神出入開闔自如乃能無守雌之苦也乎治身
以知識爲內擾聖體成而知識之神化爲正等正覺
明明白白四達不悖乃能無知識也乎且更有生子
生孫之功換鼎分胎也有畜福音德之量立功濟世
也然雖生而不有其生虛空粉碎也有爲而不恃其
爲慈悲廣大也護國佑民之心千劫萬劫長長如是

層層妙
用足抵
萬經

而不誇天上主宰。是真謂之立德也已。

○第十一章

河上公注本作無用章彭本作利用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輪輻三十六以象日月之運行。然轂在車之正中。衆軸所貫。轂空其內。輻湊其外。故轂本無也。而有車之用焉。埏水和土也。埴黏土也。陶瓦之工。謂之埴埴為埴之時。本無器也。一經搏煉。而即有器之用焉。

室有戶牖。室乃光明。未鑿戶牖。若無室也。一經雕飾。而即有室之用焉。故以有之為利。無之為用也。有生於無。天率類此。

○第十二章

河上公注本作檢欲章彭本作為腹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爽。失也。狂放也。奇珍玩好。人所共奪。故珍好隨身行亦妨也。色聲味獵貨五者之損人如此。是以聖人賤

之獨守內寶輕視外物故能去彼取此焉

第十三章

河上公注本作厭恥章彭本作寵貴章

寵者驚則必深藏美玉辱者驚則必重立根基此潛

心奮志之象也貴若身則必樂道安榮患若身則必

和光彌諉此抱元守真之法也

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

王弼與各本俱作寵為下彭好古作寵辱下

得之若

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寵為下者猶言榮寵無定每為下移之物以故得失

難憑也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或得或失隨時謹慎隨

時奮勉此之謂寵辱若驚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

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於天下愛

以身為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

此節說貴患而先講明有患者以有患須歸無患也

然有大患之故亦因色身現在故可以患加之及其

脫殼存神則不可以患加之也抑或留形住世真氣

內含韜光晦跡又何大患之能撓哉故當貴重其身

以身為反下所寄命而不敢自輕其千金之軀者則

前証極

可以寄身於天下。黃石公之所以教子房也。保愛其身。以身為天下所託賴。而不可自露其曠世之器者。則可以託身於天下。張九齡之所以誡鄴侯也。善保身者。乃善治身。善治身者。乃善治世。孔子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

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名道紀。

上不皦
下不昧
天地冥
合之際
其中端
倪不可
名狀以

不見不聞之地。希夷門也。希夷之門。性情所寄。夷藏性。希藏情。故視不見。聽不聞也。而又有真意來往其間。搏之而不可得。更名曰微。此三者不可分門。窮詰故當混而為一。使彼三家相見焉。其上其下。契云上。閉下。閉也不皦不昧。所謂若有若無也。繩繩戒懼也。猶言上閉下閉。若有若無。戒慎乎其所不睹。而不可

契之上
開稱有
下開稱
無卷之
真得聖
秘旨

名其端倪。恍惚兮，其中有物。復歸於無物，是所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也。無狀無象，是所謂恍惚時也。恍惚之真，不見首尾，其即元始之炁耶？古道者，元始之體，今有者，現前之用。古今不同，要可執古以御今，無生有也。能知元始以前，推及元始以後，是為道之紀。歷也。紀年、紀月、紀日、紀時，並紀一符一刻，皆道紀也。

○第十五章

河上公注本作顯達章彭本作保盈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

為之。容豫兮若東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澄，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

從古修士，知此治身之道，微妙玄通，至淵深而不可測識，遂不敢妄行測識。即有形容，不過強為形容耳。章中若字七句，即皆形容之詞。其所形容者，物景也。物象也。孰能於重濁之內，靜待其輕清，孰能以妄敦之神，久候其徐生，待之候之，不敢求有餘也。保此道

陽証明確

者不欲盈。即不求有餘也。夫惟不求有餘。是以能守
故常。不為新創。則不與真道相違也。魏伯陽云。臨爐
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為真金。重如本初。其三
遂不入火。二與之俱。此即不求有餘。能守故常之道
者也。雲牙子之參同契。其亦體太上之道德經。而不
為新創者歟。

○右第十六章 河上公注本作歸根章彭本作虛靜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
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

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
沒身不殆。

金丹大要之論引而曰此妙甚

致。委置也。虛。空器也。極。畢其道也。守。居也。靜。無為也。
篤。謹慎不失也。萬物並作者。凡物皆有始生也。吾。種
物之主人也。觀待也。復。返也。修身人。委置元神於空
器之中。則得其道。既得其道。當居閒靜無事之所。謹
慎而不失其道。俟空器之生物。而吾又待其返本也。
故一往一來。而生靈在。神明焉。知此。則七返之道。備
矣。彼萬物之芸芸。而並盛者。由無作而有作。由有作

而復還無作。尚能隨化機以出入也。是故春生夏榮。秋歛冬藏。復枯落而還歸其根。物還其根。動而復靜。矣。故曰：靜靜則復。返於無物而還造化矣。故曰：復命。復命則知真常之道矣。常靜者能常應寂然者更湛然。故知常曰明也。世人不知真常之道。在乎歸根復命。一槩經營造作。沉着於有為名象之中。耗損精神。故妄作招凶也。若是夫人不可不知常乎。常知則能容容涵也。公大也。王貴也。天尊也。道虛無之極也。猶言涵其元於靜泰之中。乃能大其造化而入乎至聖。

無為愛
旨數語
自然

至神之域以還乎。至虛至無之真也。體合虛無。長久不壞。沒者無也。有神無身。則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虎兇不能噬。刀兵不能斬。何危殆之有哉。

○第十七章

河上公注本作真風
章彭本作太上章

太上知有之

太上聖人也。聖人居衆人之上。故曰太上。或曰太上。上理也。亦通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矜能。使下民不爭。不好利。使下民不貪。不愛欲。使下民不亂。不爭。不貪。不亂。太上有之。下民亦有之也。下知者。

下民也

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爲有不信
爲猶分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其次者道之次也太上之道無爲而成不言而治其
次者不能無爲不能無言則親愛而獎譽之以興化
焉又其次不能以親愛獎譽興化則必以法令畏之
而服之焉又其次不能以法令畏服則必以智巧侮
之而馭之焉言道而至於智巧風斯下矣其餘不足
觀也已故復言根心之信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上之信足下即以真情信之信有不足下即有不信
者焉而聖人必以信爲治理也貴言者慎言也人主
躬行實政優將感孚不誥令而民情服故必謹慎其
令言功成事遂百姓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咸謂我
之自然也愚按此章經義可以論治世亦可以証治
身上德以清淨爲修六根皆定無爲而無以爲也其
次以愛敬爲修感而遂通無爲而有以爲也又其次
以法功控馭又其次以智巧察求所謂述也有爲而
有以爲之道也其極妙者莫如信信屬土也金丹始

非合自
然並非
強解

終純以意土為妙用要皆自然然而也富哉言乎可
以治世可以治身也

○第十八章

河上公注本作俗薄
章彭本作大道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
昏亂有忠臣

此章言泊世隆污之道然亦可悟治身之理茲兩舉
之失無為之事遂有慈惠之政猶之失渾淪之體遂
有返還之功也用民用術以察求民情益深掩蔽猶
之用巧用機以採取藥物愈善互藏也在庭有孝慈

兩雨發
明天衣
無縫

所以和六親之不和猶之入室修泰定所以靜六根
之不靜也國家有忠臣所以救昏亂猶之立門有真
金所以救衰憊也然嘆上世渾穆之政與上德無
為之修其風之邈也久矣

○第十九章

河上公注本作還淳
章彭本作三絕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
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
私寡欲

絕大也又至也至聖不用智風盡敦龐民多利益矣

至仁不用義俗盡親睦民歸孝慈矣至巧不謀利謀利者皆機巧之徒上無機巧下無盜賊矣聖不足於智仁不足於義巧不足於利聖仁巧三者若有質而無文也渾渾噩噩一道同風故使民各有攸屬亦從其質實而已見素抱朴少私寡慾民之文亦不足也然而美矣

第二十章

河上公注本作異俗章彭本作絕學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畏畏彌本作不可不畏故其注亦大舛謬

行道之入皆可為聖賢仙佛劫勿畏人之畏也此解可為學者座右銘

絕學者道全德備也道德全備何憂之有以聖人視衆人猶之唯其直而阿甚諛善可愛而惡可惡不知相去幾許也聖人無憂即無畏也人之所畏者畏其絕學之難也豈可畏人之畏而不求其絕學乎故曰不可畏畏

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其若晦寂兮似無所

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
母

先天大道如洪荒之未開無爲而成不言而治故衆
人皆臻淳厚之化熙熙然相安相樂也共食其德如
言太牢同游其宇如登春臺此雖華胥風俗無以如
焉聖人曰我獨澹泊恬靜杳無朕兆若嬰兒之未成
孩也乘乘者與道相乘故曰乘乘上下降降箇中運
行不息若無所依歸者然故衆人皆有餘地可求而
我獨於此中獨如遺世特立者然則衆人皆智我獨

若愚也哉夫亦大巧若拙也沌沌兮未判之象也俗
人皆尚昭察我獨守其昏悶昭昭察察皆指的然昏
昏悶悶皆言闇然也忽兮如天地之冥晦颺兮覺往
來之無定由此觀之是衆人皆有所用而我獨昏悶
飄然若愚頑而鄙樸者人不與我同我亦與人異也
一粒陽丹號爲母氣我獨求而食之以致長生是衆
人之不如聖人即如唯阿善惡之相去也此聖人之
所以獨鳴其絕學也歟

第二十一章

河上公注本作虛心
章彭本作孔德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
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
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
甫之然哉。以此。

孔空也大也。至空至大之德器。其中能容妙物。故大
道從此入焉。道之爲物也。恍惚無定。以言離性本無
象也。乍恍而乍惚。無象者。若有象焉。乍惚而乍恍。無
物者。已有物焉。或謂惚兮恍。是合象韻。恍兮惚。是合
物韻。而不知聖人立言字法。顛倒卽寓道法。顛倒也。

惚兮恍。是性之本象。恍兮惚。是性所種之物。以男下
女。交媾成精。一物也。實連二物也。故有象在上句。有
物在中句。有精在下句句法。又寓道法也。夫精爲性。
火不照相感而生。乃能露出坎情。然實微妙難測。故
曰窈兮冥兮。窈冥之精。乃是真精。欲得真精。須知真
信。故其中先有信焉。浩浩如潮生。溶溶如冰泮。修士
於此。候其信之初至的當。是精卽行伏之擒之時刻。
無差。金仙有石矣。一名真金。一名首經。一名真水。一
名神水。一名直鉛。一名鉛氣。一名白虎。一名虎氣。而

不出乎真精也。所以自古及今，此真精之名。諸經不能拋去。於是以一物之真，觀萬物之理，無非重此初氣者。以閱衆甫，卽察物之初也。故又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註章內四舉，其中可知一孔。立關大道之門，造鉛丹不外乎此也。

○第二十二章

河上公注本作謙益章彭沐作全歸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

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則全，以減爲增也。枉則直，以柔制剛也。窪則盈，謙則受益也。弊則新，剝則有復也。少則得知，足不辱也。多則惑，貪欲自迷也。此太上以前之古語，所說治身之要道也。是以聖人治世，必抱一以爲天下式，則爲抱一者，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王注以此四句頂曲則全四句說殊屬妄解，而不知故明，故彰，故長，故有功，本句以解本句也。或問古之句，復引曲則全者何故？余曰：此太上引古人治身之語，以起治天

下之理。故曰。豈虛語哉。人能敬守一。誠則天下亦必全歸其式也。已。

○第二十三章

河上公注本作虛無章彭本作自然章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希言無聲也。又無爲也。入道者無爲自然爲宗。無爲

則泰定自然。則恒漸。否則如飄風驟雨。雖天地之所爲。亦不能久也。况於人乎。故凡從事道途者。修德行。道均皆自然。乃能與道德爲一。失即無爲也。無爲而爲自得無爲之事。道也。德也。失也。俱樂此自然無爲也。信行不足。必有不信。自然者在其先也。

○第二十四章

河上公注本作苦思章彭本作跋跨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跂望也。跨趨也。跂則首仰。不能久立。跨則足病。不能久行。自見自是。自矜自伐。皆是不信自然之輩。終無所成者也。以此論衍道之法。有如喫飯太飽。走路太多。必不能做功夫。比之於犬。過飽則病。比之於牛。過勞則困。故曰。物或惡之也。而況於人乎。故有道者不處此也。

○第二十五章

河上公注本作象元章彭本作混成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始。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

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混成未破也。又無名也。鴻濛始氣。混混無名。無名者。先天地而生者也。寂清也。寥虛也。獨立乎清虛之境。而不改變其道。常無非此混成而已。一物周流全乎萬物而不危殆。是可為天下母也。道祖白開闢以來。已知混沌之前有此母氣。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於母氣胎之。有問其名者。不知其名。先以道字字之道。

首是爲
道光八
地而行
生於人
爲大先
庶類而
首出如
此釋文
可之爲
東末第
道人
道人又
會安排
八卦

從首是。先天地而行。生者也。因字強名。又得一大。大
從一人先。庶物而首出者也。由此以及萬世。皆稱爲
大道。爲大則無所不行。上乾下坤。逝將去汝。逝則無
所不到。北坎西兌。遠亦致之。是道也。窮極必返。或可
出乎震齊乎巽。貞乎離成乎艮乎大哉。道與天地王
同爲域中四大哉。無道不知。天大也。無大不覆地
地大也。無地不載。王亦大也。王居其二人。自衆
人也。王爲人主。不離乎人。人在地上。故法地。地在天
上。故法天。天在道內。故法道。道莫妙於自然。故法自

然

○第二十六章河上公注本作重德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輕。重雖有

榮觀。燕處超然。奈何以萬乘之主。而身輕天下。輕則失

臣。躁則失君。

重者水也。輕者火也。水中生火。故以重爲輕之根。靜
者定也。躁者慧也。定中使慧。故以靜爲躁之君。嘗觀
才德出重之君子。終日遊行。不離輕重。欲使施用輕
快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不以紛華擾靜也。奈何絳

水火為用如

宮主人尊君萬乘者。遽以身輕天下而忘之。全不持重。養輕全不守靜。制躁吾恐一派輕。則失腎中之真水。而火無根矣。火生於水。水為火之用。故曰臣一。躁則失心中之真定。而慧無君矣。慧發乎定。定為慧之主。故曰君。

○第二十七章

河上公注本作巧用。章彭本作要妙。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

人之師。不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無轍迹者。自然之河車。有則存想搬運矣。無瑕謫者。自然之祖述。有則違悖宗旨矣。不用籌者。自然之人。候用籌。則拘泥交策矣。不可開者。自然之內禁。可開則假閉耳目矣。不可解者。自然之凝聚。可解則勉強撮合矣。是以聖人守自然之常善。立已立人。人皆可重。成已成物。物皆可觀。襲明者。以先覺覺後覺。心相承而驚悟。此之謂襲明也。故善人克明明德。不善人

以大學
論語作
註好甚

分出兩
義合為
一義還
丹之事
如掌上
如掌文
如講谿
字一升
一降是
二為一
滴歸
根

親之亦以明德不善人不知自省善人見不善能內
自省轉相師轉相資也若不以相資相師為可貴可
愛之事則自作聰明雖有智慧亦若大迷也修身要
妙不外乎此

○第二十八章

河上公注本作反樸
章彭本作常德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竅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
嬰兒

此節有二義皆為治身之士所當知而當守者一曰
雄施雌化參同云雄陽播立施雌陰統黃化是也知

此則能施能行守此則能化能育雌雄交感則金蒸
於水旋復水生其金金氣足而潮信至其勢如漕谿
然倒流逆上是為天下漕谿之水也然雌為漕谿之
水而陽火既進陰符又臨歸根復命之常德不可離
也故復歸於土釜以養其胎嬰一曰雌歸雌伏悟真
云雄裏懷雌結聖胎是也若論產物之理陰極陽生
則是雌裏懷雄若論養物之事陽極陰生則是雄裏
懷雌雌裏懷雄者既得雄歸以合丹更要雌伏以溫
丹也其勢如谿壑然自上注下落在於谿中故守雌之

道即如天下之裕望有流有歸此直常之元德不可
離其地者也歸於谿猶之歸於黃庭復歸於嬰兒入
靜以養聖胎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
無極

此節盡雌雄之理而發其細微復假色相以論之白
者金精黑者水基金精者雄陽播於雌而生者也此
精未有之先坤母之體本虛因與乾父交光坤遂實
而成坎坎形已具月吐兑方是名水中之金水中之

所謂之
白必先
守黑也

所謂守
黑乃能
知白也

所謂知
白還要
守黑也

金寶賴坤母之養育而成故稱母氣悟真云黑中取
白爲丹母是也母氣有白光號曰陽光陽光發現即
運已永以迎之所謂二候求藥也彼此相當二八同
類擒在一時煉成陽丹即丹母也然其造化在外故
丹母只算外藥學人以外藥修內藥以母氣伏子氣
丹母之中又產陽鉛即駕河車以運之逆回本宮潛
伏土釜四候和合三姓交歡這回快活使得長生但
法功雖是如此而知白必先守黑守黑乃能知白知
白還要守黑此中有三層妙用足爲天下式程人能

二句盡
六候之
理可稱
為二語
榘

依此行之。則自然之常德。不差忒也。既不差忒。乃能
歸證於無極。而煉神還虛矣。知白必先守黑者。陽往
陰中。也。守黑乃能知白者。陰中陽產也。知白還要守
黑者。神歸炁伏也。天地萬物之理。皆如是。此故為天
下式程焉。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佳歸於
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順成人。榮事也。逆成仙。辱事也。然人當知成人之榮
而守成仙之辱。常辱之學。絕學也。虛心養氣。有如天

下之空谷。能為天下之空谷。則之虛守。靜之常德。乃
能足也。常德既足。乃復歸證於渾樸。而反本還元矣。
渾樸之真散見。而生萬物。芸芸之盛。皆可取其材。而
制為器。聖人欲用其器。則為官。陰陽長庶彙。而保合
之以歸於一焉。故大制天下者。不尚分割也。

○第二十九章 河上公注本作無為
章彭本作神器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
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
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依經立
註即註
即經融
洽分明
儼然一
篇火記

天下比身中也。神器言至重也。先天大道以自然無
爲而成。俗人多疑其空寂。故老聃說此以示人曰。人
以無爲爲空寂哉。吾將欲取天下而行有爲之政。又
見有爲者之轉多紛擾。轉多設施。無成就而無休息
也。夫天下之神器至重。以有爲而多事。不如無爲之
少事也。故不可爲也。爲以求成而反敗。爲敗之也。執
以求得而反失。執失之也。天下如是。凡物皆然。物之
在身者。或陽往獨行。或陰來相隨。或翕然而响。或悠
然而吹。或氣足而強壯。或氣嫩而清羸。或載之上升。

或墮之下降。無非自然而然是以。聖人行道去過
甚。去驕奢。去泰侈。三者皆喜於有爲之病也。故去之。

○第三十章

河上公注本作儉武
章彭本作兵強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
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
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
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人主強德不強兵。以道佐人主者。豈可以甲兵強示
天下乎。然有出其兵。而誇大武功者。卽有人其兵而

敬修文德者。天下之事亦多好還也。惟是師到之處。荆棘皆生。覺刺傷之可悲也。軍過之餘。凶年又起。痛刀氣之餘毒也。兵豈可輕言乎哉。古之善兵者。鋤奸禁暴。去賊安民。旌旗載道。望若甘霖。果於救難而已矣。非敢強也。然果也。須絕其矜伐驕焉。矜則有好兵之念。伐則有窮兵之心。驕則有誇兵之想。雖果也。亦無善意也。若有善意。而果果而至於民難不已。則大兵亦不已。亦在乎力救其難而已。非示強也。又或敵氣不衰。壁壘相持。壯兵也。必為老兵。此亦殘賊吾師

可作一篇用兵論語註此經者其亦有老而云外乎

也。殘賊吾師。將欲誅不道而反自行其不道也。誅不道而至於自形其不道。則不如其吉田防禦休息。我兵之為得也。世之好強者。亦嘗觀之於物乎。物壯則老。可想力强必衰也。用物而使物憊。是為不合於道也。不合於道。不如其早已也。章內備言行兵之利害。而醒道妙處。在一物字。打轉言其有作有為。皆因精衰氣敗。不得已而行補導之功。亦已果矣。至於百日築基三年煉已。又至果也。抑或丹基未立。已性未明。不妨再築再煉。又至果也。然勿以果誇強也。持盈

九一三終言 卷一
不已。必遭困弱。大藥將至。逾時無用。故曰物壯則老。不如早已。

第三十一章

河上公注本作偃武章彭本作佳兵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佳之爲言祥也。佳兵而曰不祥。兵尙可好乎哉。兵之爲害也。無物不惡。以其籌策繁而滋擾多耳。有道者豈居此好兵之名乎。是以君子處世。燕居則貴左。左爲者也。用兵則貴右。右爲凶也。益以見兵之不祥也。夫兵原非君子之器。然有不得已而用之者。救難爲上。勿意躁而情濃。亭幃蕭然。恬淡而已矣。卽或制勝。凱還終不以兵爲美事。若以兵爲美事者。其胸中必好殺人若也。殺人之人。豈可使之得志朝廷。黷武天下。哉。嘗觀於人事而慨然矣。吉事何而凶事尙右左。

為陽而右為陰陽主生而陰主殺也故軍中有上將
 軍有偏將軍偏將軍之徒非得上將軍之令不敢攻
 殺是知偏將軍之有生意也故其位居左上將軍之
 有殺機也故其位居右居右者喪禮也天下不祥之
 事莫過於喪禮故以喪禮處上將軍而戒其勿輕殺
 焉噫一將功成萬骨枯其事可為痛哭也故殺人之
 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事處之太上之心即天地
 好生之心也已 愚按章中喻意蓋言女鼎不祥未
 可用耳然其論用兵之害亦痛絕

第三十二章

河上公注本作聖德章彭本作無名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
 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
 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
 川谷之於江海

大道無名象純是一團渾樸有如無極樸雖小然居
 太極之上豈可馭而下之乎侯王守其樸則大制不
 割萬物亦同來賓也地上乎天則天地交泰而甘露
 下垂不煩造治而調均神氣於此兩平也氣化為液

初名金液還丹。金液之名既立，夫亦將止於土釜而養之也。知止不殆，惟抱一以虛其心，自然太定安焉。此道也。推之於天，猶川谷之於江海，而有所歸宿也。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亾者壽。知人事者得妙，智自知其本來者得圓明，蓋已了性矣。勝人欲者有定力，自勝其尸賊者有真強，蓋已了

命矣。知足守富，止火養丹，強行有志，面壁九年，一得永得與地同久，心死神存，與天同壽。

○第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視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汎兮，其無涯，是可左右逢源。隨人取用，萬物賴道生而道不辭，只運其時行而已。功成不名，有衣被不為主，主成廣被之德，本於無為，故莫能名不為主也。守

真常而無欲小莫破焉故可名於小也統會歸而不
主大莫載焉故可名於大也惟聖人亦不自形其大
此其所以爲大聖人也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
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用之不可
既

大象者無可象而象之故曰大象仍指大道也能持
大道者則天下皆往而歸之往遊其宇恬然澹然而

聖世語

無所患害但相安於平泰而已夫美樂美餌能使過
客停車以圖一快然酒闌歌散終不久留矣大道則
不然出於口而生津補液似覺淡然無味者豈知見
聞俱絕正復取用不窮也

第三十六章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
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固先也喻與歛同又歛也欲喻固張散將復歛也欲

弱固強進將復退也。欲廢固興榮將復落也。欲奪固與去將復返也。往來相田理可見。微知著故曰微明。柔弱勝剛強。不戰而自服也。知魚之不可脫淵則知道之不離乎身。知器之不可示人則知道之必由于已。

第三十七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夫挫感
悟道而
回要有
此憐憫
之心

無為無不為者無為之為。即是有為。契所謂處甲制外。凝神成軀者是也。侯王能守萬物自化。恭已無為。可治天下。太古之遺風。不可想乎。惟是承平久而動作興。復樂繁華。非國家之福也。吾將鎮之以渾然之樸。使彼守樸還真。庶幾欲作者不欲作焉。不欲作則萬物恬靜。不求天下正而天下將自正也。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爲。下德為之而有以爲。上仁為之而無以爲。上

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之士。不見有德之象。而具有德之量。下德之士。不欲自失其有德之名。而已先成爲無德之人。上德不德。守無爲也。亦因萬物自化。而無以爲也。下德不德。喜有爲也。反令羣情好動。而有以爲也。仁之所

爲者。親之是也。天下悅服。故亦無以爲也。義之所爲者。畏之是也。天下震感。故亦有以爲也。然仁一仁也。義一義也。至於禮。則朝有因革。野有殊俗。則爲之甚難也。欲強而行之。民莫與應。反使攘臂相爭。自仍所從。天下事不將難爲乎。夫大道不爭。卽能使民不爭。此何如之上理哉。乃一失而爲仁矣。又一失而爲義矣。再一失而爲禮矣。而後云云者。所以嘆氣運之轉移。非謂仁義之有偏用也。夫禮以忠信爲根本。薄俗起而反開侮亂。必賴禮以還淳也。前識者。性道之光。

明華燄盛而反生愚暗亦前識之變更也是以大丈
夫立身處厚不處薄居實不居華去取攸宜謂渾樸
猶在人間可也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神得一以靈谷
○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
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甯將恐發神無以
甯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
無以貞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侯王

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也非乎故致數車無車
不欲瑤琤如玉落落如石

昔太初之先也一衆數之始也始生之物其名爲一
太初以前茫無着太初以後判有餘欲得此一者須
在太初前後之間有氣而無質無質而有信者也五
行以水爲一此水乃善之極澄之極不可思議之功
德水也名之曰水似強也不名曰水又空也今試從
得一者溯之夫道之始於音也天從音開以一而開
然非有此水則無以分何以見其清也地從音闢以

一而闕然非有此水則無以承何以奠其靈也神從昔奉以一而奉然非有此水則無以供何以昭其靈也。終從昔達以一而達然非有此水則無以涵何以助其盈也。萬物從昔作以一而作然非有此水則無以育何以資其生也。侯王從昔而作主一以為主然非有此水則無以利用何以為天下之安貞也。天地神谷萬物侯王體各不同然所以致清致甯致靈致盈致生致貞者皆以一也。清而不裂水氣淨之甯而不發水氣載之靈而不歇水氣行之盈而不竭水氣

充之生而不滅水氣養之貞而不蹙其貴高者水德輔之以其性卑賤而流下也。自古人主謙尊而光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孤貧不穀侯王之自稱亦甚賤而甚下也。而不知富有四海貴為天子玉食萬方者即凜此孤寡不穀而得之也。豈非以賤為本乎。凡侯王之守其賤正侯王之守其一也。故由此而推致於物有如造數車者轉無車用以其多而妄駕之敗盡不覺也。又如王之瓊瑤石之落落其具眾多之貌者太上不欲取之矣。

○第四十章 河上公注本為去用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反復也。天地冥合。一陽來復。道之初動也。弱柔也。身心恬靜。專氣致柔。道之妙用也。還丹之事。在乎以乾之有。入坤之無。乾種之而坤產之。無中生有。故道生於有。有生於無也。天下萬物皆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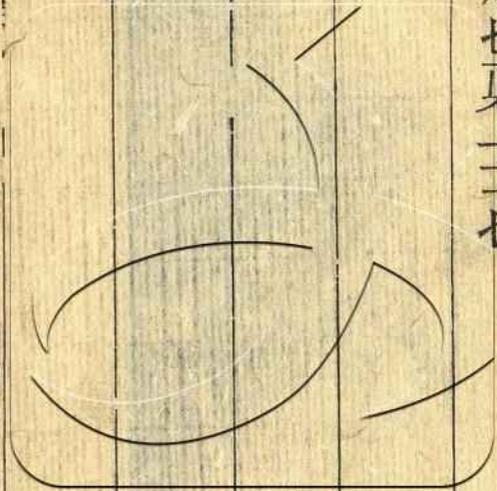
○第四十一章 河上公注本為同異章彭本為聞道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

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聲希。大象無形。夫惟道善貸且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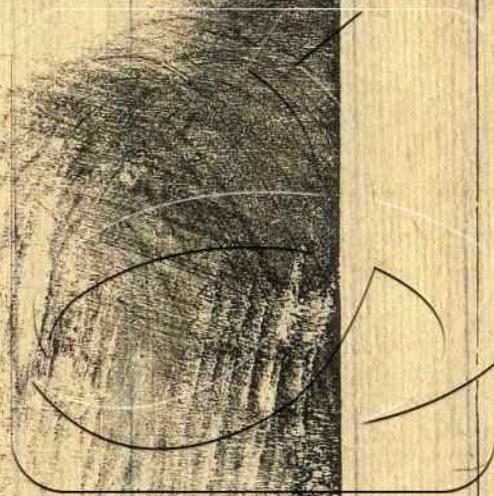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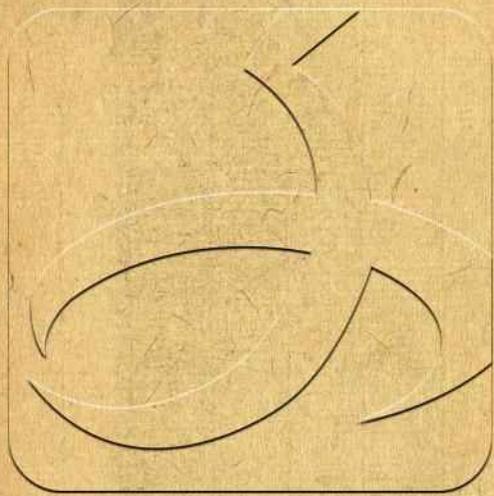
上士之道行。以勤為本。其中有不自炫。不自銳。不自異。不自實。不自顯。不自滿。奉行若自懈。信受若自欺。者而後能。豁然徐煉。同塵守虛。溷跡求成。借陰敬道。否則與中士之存。下士之大笑。一也。烏得謂之勤。中士聞道。斷續做去。故曰若存若亡。下士聞之。而大笑。笑即毀謗之徒也。然雖大笑於道無損。不笑反不

見爲至道也。古人立言亦有此意。其言修道者明若
昧。即不自炫也。進若退。即不自銳也。韜光徐煉。有如
此。夷若類。即不自異也。上德若谷。即不自實也。同塵
守虛。有如此。大白若辱。即不自顯也。廣德若不足。即
不自滿也。溷跡求成。有如此。建德若偷。雖奉行而若
自懈。質直若渝。雖信受而若自欺。情陰敬道。有如此。
此皆上士之勤修。其中下所能企也。所以方有四隅。
大方無之。但守中也。器望早成。而大器無之。欲求至
也。大音大象。無聲無形。中庸之所謂恐懼不聞戒慎
不睹者。非即此歟。抱道人間。給與無盡。且使化工大
成也。真上士也。





710050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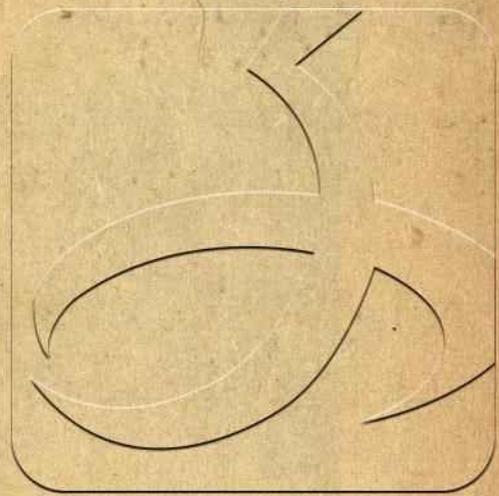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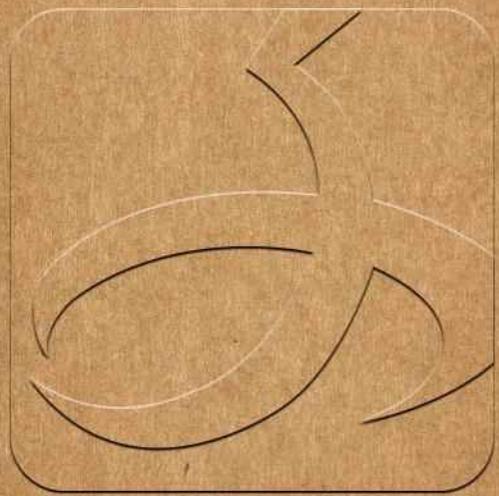


大正十三年

卷一

...

...



天
三
糸
言
卷
一

四

